

长江西流觴洲湾

叶梅



在这里，在古来被称作云梦泽的南方，长江滚滚而来，气势磅礴地扑向东方，但穹庐之上像是有一只神来之笔，在这片大地上划出一个巨大的几字，江水便突然温顺地回过头来，竟然西流而去。或许也是因为对这片土地的喜爱和依恋，它一直浩荡但平缓地流动，几乎与大地平行，漫延了三十余里才又开阔而又拓展地绕过身来，朝向它应当去住的东方。

这里叫做嘉鱼觴洲湾。

天下人来到此处，没有不为此罕见的大湾而惊叹的。儿时的我生活在长江三峡，后来随父母去武汉念书，常从巴东小城的码头上船，经过激流湍急、险滩遍布的巫峡、西陵峡，轮船一路摇晃着冲出峡口，潜入平阔的江水，继而便可见两岸一望无际的江汉大平原了。在水天一色的风景中，轮船的行走变得不疾不徐，平静笃定，直到一天一夜之后，突然会听到有人在舱外兴奋地叫喊：到嘉鱼了！

那正是轮船经过这道大湾的时刻，人们大都不知晓湾的名字，只知道这是在嘉鱼县境内，而此地离武汉已是很近，只要过了这湾，便似乎进入了武汉的门户，几十公里外的武汉关转瞬即到。俗话说：“觴洲湾，弯一弯，武汉水落三尺三。”千百年来，觴洲湾即是武汉防洪的天然屏障，这“几”字形的大湾，形状又天生就像是古时的一把大锁，在长江要道上，为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把住了最为临近的一道关口。

记得轮船呼啸地绕湾而行，正是黄昏之时，西去的太阳原本挂在船尾，却在不知不觉间出现在了船头，船上的人们都仰视前方，似乎近在咫尺，转眼就会与那夕阳并行，可轮船行驶了好一阵，那金黄的夕阳却是离人的目光越来越远，兀自抖擻着，遥不可及地悬挂在江面上，只染得一江水波光灿灿的，荡出亿万条金线，看花了人的眼睛。正当人们恍惚之时，轮船已渐渐走出了西流的江面，绕过几十里的大湾，但见那夕阳终究又回到了船尾。

一时间，圆圆的火球跳动了几下，被大江无限的吸引所牵扯，拉长，又弹回去，再拉长，最终恋恋不舍地融入大江之中。那一江波涛顿时拥抱了它的热烈，行走在江上的轮船也感觉到了，船尾激起丈余高的白浪，如一条条蛟龙上下翻腾。少年的我痴迷地追随着太阳，从船头到船尾，站在白浪之上，一直盯着那大湾以及岸上的房屋、江边一片芦苇渐渐远去，渐渐消失。

多年以后，我听说这道大湾更多的故事，知道了它的名字叫觴洲湾。“惟楚有材”，楚人对地名的讲究由来已久，如嘉鱼，县名竟取自《诗经》，“南有嘉鱼，蒸然罩罩，君子有酒，嘉宾式燕以乐”，古老的诗经，赋予嘉鱼高雅的美名，而觴洲湾一名则出自民间的创造，与那片土地与江河之上的生计相关。

从前，觴洲湾江边大小码头林立，江上船帆来往如梭。江流环绕的大湾沙洲，成就良田沃土，相传于唐代便逐渐开垦，明代初期已成为邻近各县及川、湘几省的贸易市场与集散地，又因岸陡水深，北风难袭，造就难得的避风良港。到了清末民初，觴洲已俨然成为相当繁华的高埠，车载船运，更有无数竹筏在江上游走，灵活俏劲，增添了一道道风光，难怪被人称作“小汉口”。

今年秋天的一个日子，我和几位朋友乘车专程去了觴洲湾，少年时只从江上眺望过它，曾经在脑海里多次想象，那岸上人家的光景，是如何桃红柳绿，稻米飘香。而眼下更想知道的是，这道湾曾经在1998年经历了一场惊涛骇浪的劫难，二十多年过去，如今什么模样？

浩荡的长江恩泽众生，但大自然的脾气也有恼怒和伤悲，甚至狂躁到毫不留情，1998年的长江就是那样一

副狰狞的面孔，它似乎是将积攒了百年的眼泪一古脑儿倾泄，化作滔天洪水呼啸而来，奔出三峡，在这临近武汉的觴洲湾，撕破了一处江堤。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，狂风暴雨之中，觴洲湾沙洲上居住的几万人还来不及惊恐，四周便已成一片汪洋，眼看咆哮的洪水就要危及不远处的武汉城，在部队官兵舍身忘死的支援下，人们展开了与洪水的殊死搏斗，堵住了江堤缺口，长江下游城市和乡村得以平安。

那一场壮烈的抗洪救灾，让世界知道了觴洲湾，也让觴洲人撕心裂肺地领略了生死的熬炼和大自然的残酷威严，在之后的岁月里，痛感要珍惜家园，保护江河。洪水过后，觴洲湾40多公里大堤很快全面整险加固，堤高由原来的31米增加到33.6米，堤宽也由原来的5米增到8米，堤身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，从内部灌注水泥，使其坚固如铁。每到春天，在当年溃口的沙地上，觴洲人都会和他们最崇敬的子弟兵一起，栽种下一棵棵绿油油的杨树。那杨树扎根大地，长得快立得直，当年曾挺立于洪水之中，救过许多人的性命，如今江畔几棵大树郁郁葱葱，就像一排排刚劲挺拔的卫兵，日夜守护着大堤。

村民们大都搬进了政府为他们盖的新居，一幢幢两层高的小楼周围也都栽满了杨树，还有香气芬芳的茉莉花。40年前，“觴洲一条堤，家家打芦席”，生产力低下，湾内没有电，夜间照明、汛期巡堤全靠一种乡间烧制的“夜壶灯”，灌满油，壶嘴上塞

坨旧布，点燃之后有一点微弱的光亮。后来大家凑钱建起了第一座变电站，将一台旧变压器，电线由村民自行绕接在树枝上，总算每家农户点亮了一盏灯。而眼下的觴洲湾已经历过3次电网改造，每户人家的均配变容量已达2000多瓦，较之从前增加了近200倍。这看似简单的数字如跳动的音符，弹奏着觴洲人的生活奏鸣曲，古老的沙洲夜晚从“夜壶灯”到灯火通明，火树银花，人们借助于科技的力量，一步步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、生态农业，万亩水田从育苗到种植、收割、烘干、脱粒一条龙，蔬菜、水果种植无污染，专业合作社源源不断地将各种鲜活的农副产品送往远方。

南方有嘉鱼。长江流经这道大湾，水势明显变得平缓，芦苇丛生，鱼儿跳跃，在此久久徘徊逗留。名贵的刀鱼、鲥鱼、鲟鱼出没其间，青鱼、草鱼、武昌鱼等数十种鱼儿更是常见，还有一种从未听说过的叫“子午鱼”的鱼，当地渔民说它平时在水底，只在子时和午时出现，又叫白鲢鱼，渔民们为它编织了美妙的传说，流传于民间。而特别令人向往的是，被称作“水中大熊猫”的白鳍豚也曾偶尔在这道大湾的水中显露，这一极为珍贵的物种对水质和生态要求非常高。

走进新时代，经历过劫难的觴洲人为了保护长江，将湾内的大小码头一举拆除，大大减少了污染，鱼儿们与觴洲人一样，与大江相伴，绵延不断，给这一方水土带来无穷的生机。

站在觴洲湾的西流处，举目望去，平静的江面上几乎不见到浪涛起伏，只有一道道美丽的波纹在霞光中颤动，江边的芦苇黄叶灼然，一派秋色。沿江的漫道上行人人三三两两，自得其乐，似随意而为，或走或停。远处，在当年轮船经过的江上，一座新建的大桥连接起嘉鱼及觴洲湾，使这沙洲直接进入了武汉城市圈。

眺望中，不由想起来到嘉鱼之后读到的明代诗人韩阳为觴洲所写的一首诗，其中写道：“年去年来不少休，才过京口又觴洲。明瞻东上团团夕，大水西流耿耿秋。”岁月如舟，但有如此西流，得以再看少年景象，添了欣喜，也添了乡愁。有道是，千古长江第一湾也。

又到十一月的下旬了，每到这个时候，家乡总会有电话来报喜或是发来邀请，说是家乡的脐橙又到了成熟的季节，漫山遍野铺满了金黄，希望我能抽时间回老家走走，欣赏如此这般的美丽，同乡亲们一起分享采摘和收获的快乐。

不管我回不回得去，这个时节的那种邀约，于我而言，都是那样亲切、温暖。电话那边的声音听起来犹如脐橙味道般的脆甜，家乡发来的请柬仿佛也散发着脐橙般的沁香，传来了浓浓的乡情，饱含着亲亲的友情，勾起了我对家乡脐橙的心心念念，吊起了我的胃口，刺激着我的味蕾。人还在他乡，我心却到达了家乡那果实殷殷、欢歌笑语的脐橙园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中师毕业被分配到螺丝寨下的新宁八中当英语老师，还担任了班主任，教导和看护着一群年龄只比我几岁的学生。那个时期，物资依然匮乏，吃水果更是一种奢望。桃子、李子、梨子、柚子、柿子、橘子我还是尝过的，但脐橙是什么模样和口味，既没有听说过，更没有品尝过。就在我担任老师的第一个冬季，一位学生家长为



表示对我这位教师的尊敬，不知从哪里弄来了10来个似曾相识的水果硬要送给我。这水果，看起来像橘子，但又比橘子大，足有一拳头，也不是橘子那样的扁圆形，而是纯圆形或是长圆形，摸起来也没有橘子那么酥软，而是有点硬；它的底部长有“肚脐”，脐包裹于果皮内部，外面突出一个小包。果皮不薄也不厚，技术不到家，是不容易像橘子那样被整块脱光的。其内核无籽粒，小橙似一小圆锥有机地镶嵌于大橙。那新鲜的果肉就像弯弯的月牙，晶莹剔透，一瓣一瓣缠缠绵绵地相拥在一起。吃起来香香的、甜甜的、酸酸的、脆脆的，而且诸种味道混搭得恰到好处，真可谓入口即化的舌尖宠物。看到我惬意的吃相，听到我发出啧啧称好的赞扬声之后，家长才十分欣慰地告知我这水果叫脐橙，全县只有白沙和水冲两个园艺场生产，市场上很难买到。从家长的介绍中，我感受到了在当时条件下脐橙的稀少和珍贵，也体会到了家长对老师的殷殷之情。也是从那时起，我便对脐橙一见钟情、一往情深了。

后来，家乡人民在当地政府的倡导与推动下，乘势而上，一边开发崑山丹霞地貌旅游，广引游客，一边大面积栽种脐橙，并且把品名冠之为“崑山脐橙”，以区别于其它地方的脐橙。现在，夷江两岸丘陵地带的群山之中、田野之上，脐橙果树已栽种得连绵密布，从北到南，一直延伸到与广西资源县接壤的世界自然遗产地、国家地质公园崑山，呈现出“百里脐橙连崑山”的壮观场面。种植面积超46万亩，年产量45万吨，年产值达30亿元，每年大批销往海内外。一到四月天，千树万树橙花绽放，星星点点，洁白如雪，绽放在绿茵茵的树叶之间，铺展在整片整片的山野，在春风的吹拂下，在嗡嗡的蜜蜂声中，香花如海，香氛如潮，处处洋溢着馥郁诱人的淡淡清香。到了初冬，脐橙长成，满山的绿树丛中又犹如挂满了金灿灿、黄澄澄的小灯笼，把这方本来就美丽如画的神奇山水装扮得更加妖烧动人。每年脐橙开摘的时候，还要举办“崑山脐橙文化旅游节”，载歌载舞，欢庆脐橙丰收，喜迎八方来客。脐橙已成为家乡人民的致富果，绿水青山正在变成一座座金山银山，新宁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中国脐橙重要的特供基地和出口基地。

走过的地方越来越多，看过的风景越来越多，尝过的水果也越来越多。世界风光千万样，我更喜崑山地貌奇；天下水果万种，我犹爱家乡脐橙香。每年寒冬时节，收到家乡亲人送来的脐橙，我就感到一种格外的关爱和暖意。

今年，家乡的脐橙又熟了，层层梯田又翻起了金浪，座座山峦又闪烁着金光，家乡人民正在为脐橙的丰收采摘忙、销售忙。我衷心希望，家乡的脐橙能福泽祖国的四面八方。

家乡的脐橙熟了

肖凌之

纽约早餐

南希（美国）



本版图片来自网络

早餐吃什么？这是每个人早晨都会遇到的问题。吃早餐各人有各人的习惯：有的人在床上吃，用托盘托着，盘子里要插朵鲜花，放上当天的报纸。早餐要有鸡蛋，只是不要蛋黄；早餐要有香肠，但是只吃火鸡的；还要有面包，但是要吃粗粮的；还要有牛奶和橘汁，但是橘汁要早上现榨的。上班族没这么讲究，做妻子的会在丈夫的公文包里放一只橘子，橘汁就有了。我有一位同事，形容早餐时刻如同打仗。她要料理一家大小的早餐和要带的午餐，抽空往嘴里填几口，吃的是什么都不知。

另一些人如我，喜欢在上班路上解决早餐。不论是在北京街头排队买油条，还是在纽约街头排队买贝果，我发现很多早餐相似的地方：各国人都习惯吃面食里夹点什么做馅儿，在手上拿着，一边咬一边做事。一口之中内容丰富，含义繁杂，越硬越好。原来人不光是专拣软的捏，还专拣硬的啃。早上的贝果店里总是人进人出，人们买了贝果三明治，热腾腾地用蜡纸包了放进书包，到办公室，一边开电脑一边吃早餐。读完工作邮件，早餐也吃完了。

我们北京人爱吃的牛肉烧饼，到了上海就叫牛肉包饼，芝麻烧饼一刀切两半，中间夹了酱牛肉，一咬满口

流香。北京还有一种煎饼，原来是山东人拿来包大葱抹黄酱吃的，也有人说是天津特产，被北京人拿来，中间夹了油条，变成了北京特色的早餐煎饼果子。我爱吃中间只夹鸡蛋的煎饼，加上辣油大葱，那叫一个香！油条到了台湾，油条外面再裹一层大米饭粒，上锅蒸，取下晾凉，切成段，沾着辣椒酱油小葱，也很好吃。

油条松脆，与豆浆是很好的搭配。我喜欢在热豆浆里蘸一下再吃，那种又脆又酥又软的感觉，现在想一下都满口生津。来到美国后，不容易喝到鲜豆浆，我就用咖啡代替，贝果奶酪就咖啡，权当是煎饼油条加豆浆了。

出国后，食物与饮食习惯也慢慢在演变。有人不习惯改变口味，有人却总喜欢尝试新的食物。

我刚到美国不久，通过一位犹太人认识了贝果。这是一位单身母亲带着两个女儿，每次上街她都要买36个贝果，其中的24个贝果要存在冷冻箱，因为上大学的女儿周末回家，都要拿走两打贝果。我看着这种又大又硬、中间有个眼儿、像甜甜圈似的东西，不知如何下嘴。后来知道要把它切开，再抹上黄油，烤一下，就酥软香脆了。再抹上厚厚的一层奶酪，配

以一杯热咖啡，慢慢细嚼，令人舍不得下咽。我每次上街，必买贝果，不为解饿，是为解馋。由于太爱吃了，在几个月内体重迅速上升。

离我们公司不远的地方，有一家号称“美国东岸第一贝果”的小吃店。它只有小小的门面，临街是旧式的玻璃门窗，左右两个小门像民居的住户那样窄小，但顾客盈门。敦实的蜜色原木镶嵌着一方方厚玻璃，门楣上画着一篮子滚圆的贝果，颜色花哨，乡气而温馨。铺内简洁简单，是典型的欧洲风情。天花板上悬挂着欧洲中世纪宫廷样式的蛤壳吊灯，靠窗边有几只带有白底绿波纹的大理石小圆桌和墨绿雕花座椅，非常怀旧。特别是从窄门走进来，迎面放一张供人歇脚的铁制墨绿雕花长椅，令人仿佛横穿时空，来到梦中的维也纳。

店主说，她的父亲移居美国前是维也纳有名的烘焙师。贝果面包最早的发源地是在维也纳，19世纪末，贝果随着数以万计的犹太移民漂洋过海落户纽约，又从这里走向整个北美大陆，如今它已从犹太族裔的传统食物，演变成美国人的早餐宠儿。贝果材料种类甚多，诸如芝麻、洋葱，还有肉桂加葡萄，这种口味是我的最爱；还有多谷物的、黑麦葡萄的、什

锦的等10多种口味。贝果外表金黄酥脆，内里紧实有嚼劲儿，涂上幼滑可口的抹酱，夹着一层层新鲜鲑鱼片和色泽爽丽的蔬菜橄榄洋葱，咬上一口，松脆多汁，香浓韧滑。

这里除了早餐贝果卖得好，午餐更红火，除了贝果，还有各种三明治。说到三明治，它也不是美国食物，据说它的产地是北欧。在丹麦叫黄油面包，但不同的是，在切得薄薄的面包上涂上厚厚的一层黄油，然后加上各种各样的菜，如奶酪、火腿、西红柿、柠檬等拌在一起，由于分量相当大，把下面的面包全盖住了。这家餐馆的三明治，林林总总名目繁多，菜谱贴满一面墙。

每次我吃着贝果，就觉得它像北京的烧饼。甚至那种芝麻贝果的味道都一样，不过制法不同，贝果是煮出来的，放在一只大锅里滚煮，用一只大铲在那里搅动，然后捞起凉却，再放进烤箱里烘烤。

食物是怀乡的第一件事，但是食物又是最能与时俱进的。我曾说纽约没有一样自己的食物，像贝果，原先是犹太人的食物，今天是美国食物了，像三明治和比萨，都是从外边来的，又深深地在这里扎了根。

纽约是个大熔炉，人也好，食物也好，都在融汇贯通。

天祝的海洋

楚人

谁是最亮的星辰，
让这片寂寞的土地，
在多少人心目中，
有了最温暖的眼神
和不同凡响的名声？

一再翻越过的乌鞘岭，
有跃马扬鞭的霍去病，
有至今屹立的汉长城、明长城。
都留存着深深的印痕。

从燕山脚下来吧！
青藏高原、黄土高原、蒙古高原在这里亲吻。
从之江来吧！
东南季风在这里停顿。

你披马东行，
外流河就从这里向大海奔腾……
你阔步南下，
西北的内陆河在这里默默转身，
黯然伤神。
云鹤万里，
东西南北，
走过祁连，
如踏浪而归。
看，
俊朗不减，
才情未损。
行囊依旧轻简，
却多了一身古道热忱！